



歷史叢書

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

何健民編著

中華書局發行



民國二十八年
民國二十八年

八月印刷
八月發行

歷史
叢書
隋唐時

實價

2.00
二冊

(郵運匯費另加)

編著者 何健民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上海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總發行 昆明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凡例

一 本書原載支那學論叢（內藤博士還曆祝賀）後收爲東西文明史論叢第八篇均由日本弘文堂發行。此處所譯，則以兩書互相參照。

一 原文題曰關於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，今改爲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，比較符合原意。

一 著者本係交通史家，故文中所敘，與當時之中西交通，尤有密切之關係。

一 關於本書內容如何，燕京學報第十四期國內學術界消息嘗評之曰：『日本桑原隲藏之隋唐時來往中國之西域人，考證俱精確，爲隋唐史研究上闢一新葉。』其價值可以略知矣。

一 本書前分載於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五卷第二三四等期，現重校一過，另刊單本，俾資廣傳。

一 桑原之書，我國已翻譯者，有五六種之多，是書爲其晚年之巨著。

一

附錄馮承鈞先生之唐代華化蕃胡考，及宋文炳先生之女真漢化考略二文，均爲難得之材料，考證精確，爰錄之於後，俾資參考。前文載於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十七號，後文載於海天第一卷第二期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譯者識於首都

叢書
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

目次

頁數

一……………
陸路東西交通之開始——海路東西交通之開始——內地移住之限制——

異族之雜居——混血之僞華人——南皮張氏——福建薩氏——姓氏之淆

亂——姓氏書譜之不完全——關於往來中國西域人之演講

二……………
龜茲溫宿月氏之移住民——驪軒之移住民——東漢時代西域人之移住——

——漢代屬國都尉——長安之異稱——唐代長安之狀況——賊軍中之異族

出身者——官軍中之異族出身者

三……………
目次

卑路斯與泥涅師——阿羅憾丘銘之解釋——唐代往來中國之伊斯蘭商賈——李彥昇與石處溫——中國姓氏典籍所見之波斯氏與大食氏——因宗教關係而來之伊斯蘭教徒——因政治關係而來之伊斯蘭教徒——宋代移來之伊斯蘭教徒——元代移來之伊斯蘭教徒——中國現在之伊斯蘭教徒——祆教——摩尼教——景教——會昌之法難——唐代來住之猶太教徒——猶太人初至中國之年代——元代來住之猶太教徒——開封之猶太寺

四

三九

異國沙門之雲集——俱摩羅秘術占——迦葉志忠與迦葉濟——瞿曇羅——瞿曇誤與瞿曇晏——印度之九執曆——印度天文之影響——九執曆之影響——都利聿斯經——印度醫方之東漸——那羅邇婆娑與盧伽逸多——胡人眼科醫——骨儀與骨秀英——羅好心——竺姓

五

五六

五胡時代之通商——後魏移住之西域人——西域人與南朝之交通——中

國流通之外國貨幣——隋唐之商胡——祆教之東漸——宇文薩保——安
難陀之一家——安吐根——李抱玉與李抱真——李國臣與駱元光——安
叱奴——西域樂人舞工之重用——曹國出身者——安金藏——安姓

六

七〇

康絢——胡小兒——撒馬爾罕之商胡——康豔典與康拂耽延——康謙——
康薩陀與康崑崙——西域出身之樂工——康日知之一家——康姓——
安祿山之身世

七

八一

米嘉榮——米和——米都知——米遂——米暨——米志誠——九姓胡——
沙陀部內之西域人——米芾之事蹟及其書畫——米芾之身世——研究
姓氏問題應注意之點——米姓之特色——相傳米芾爲回教徒——冒充
姓之米芾

八

九五

史懷恩一家——史醜多——何洪珍——何潘仁——何稠之身世——何稠之事蹟——僧伽大師——中亞之佛教——石演芬——關於石敬瑭身世之疑問——石國胡兒——末姓——尉遲乙僧——尉遲勝——裴玢——西域音樂之流行——白明達——白孝德

九

一〇六

王世充之身世——西域人四千之歸化——中書盡蕃人——白姓——畢姓——曹姓——羅姓

十

一二三

伊蘭文化之影響——吐火羅之天文——札馬刺丁與元時之回曆——馬沙亦黑與明時之回曆——中國學者對外國曆法之見解——Jacob氏——東方之四大發明——附言

附錄：

唐代華化蕃胡考	馮承鈞著	一二七
女真漢化考略	宋文炳著	一七二

叢書 歷史 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

一

中國爲世界之古國，又係大國，故其國名，早已傳聞於西域諸國間。而西域人或由陸路，或從海道，亦早已通商或移住於中國矣。

陸路東西交通之開始 東西交通之啓端，正確言之，實自漢始。漢時開陸路之端倪者，厥爲張騫；武帝元光六年（西紀前一二九年），張騫使至中央亞細亞之大夏（Bactria）。嗣後陸上方面之東西交通，益臻繁盛。漢與身毒及安息間之交通，自不待言，卽如遠西之犂軒（大秦），亦已啓其端矣。於是似指中國北部之地名 Serica，及似指華北首都——或卽長安——之地名 Sera (Metropolis) 等，乃發現於希臘與羅馬之著錄。^[1]關於當時陸上之交通路，Herrmann 氏所發表者，大抵皆屬妥當。^[2]

海路東西交通之開始 海上之交通，時期略同陸路。元鼎六年（西紀前一二一年），武

帝征服南越，於陷落其國都番禺之後，乃遣使者，招徠南海諸國商賈，藉資互市。該時使者所歷訪之諸國名，均載於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。其中有一黃支國，爲極西之國名。Lacouperie氏考此國爲波斯灣上之和爾木斯（Hormuz），^[1]而Herrmann氏考爲非洲之阿比西尼亞（Abyssinia）^[2]，均未足信憑。藤田豐八博士，考黃支國爲南印度東海岸之Kāñci ^[3]。經五星霜後，法國 Ferrand氏亦發表略同之論文^[4]。總之，華南與印度間，於西漢時代，早已有海上交通，是無可否認者。迄乎東漢時代，——西曆第一至第二世紀——希臘及羅馬之商船，亦駛至中國，而似指華南某地之Sinai與遠東海港之Kattigara（交州）及Thinaï或Sinai（Metropolis）（廣州）等名，亦聞於西方矣。^[5]關於此時代之海上通路，Yule氏早有研究及論述^[6]。

概言之，中國人爲開放的而非鎖國的國民，故自古頗多移住及歸化之外國人，然中國有時亦嚴重取締移住之自由。例如漢時卽有『邊人不得內移』云云之限制，苟無特別情形，亦不准華人由邊郡移住內地，職是之故，外國人亦不易移住內地。

內地移住之限制 西漢時代，或因政略關係，有時亦命地方豪族，移住京畿附近^[7]。然

此乃限於特別之情形，故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云：

『漢興，立都長安，徙齊諸田，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（漢高祖陵）。後世世徙吏二千石，高訾富人，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。蓋以強幹弱支，非獨爲奉山園也。』

雖准由內地移住邊郡，然欲由邊郡移住內地，則非易事。據東漢末應劭氏言，西漢武帝時代之名將楊僕爲宜陽（河南省）之產，家居函谷關外，恥爲關外民，因功而上書朝廷，上准移住關內云。漢書卷六武帝本紀元鼎三年條注曰：

『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，恥爲關外民，上書乞徙東關，以家財給其用度。武帝好廣關，於是徙關於新安，去弘農（舊關）三百里。』

應劭所云，稍有疑問，姑置之，至是說之流傳，則足證由關外移住關內之困難，可爲當時事實之表白。又據漢書卷七一平當傳云，西漢時平當之祖父，亦獻鉅金，始准由下邑（江蘇北部）徙居平陵（漢昭帝陵）。再據後漢書卷九五張奐傳所載，東漢張奐因辭戰功之恩賞，上准由邊境敦煌郡酒泉縣（甘肅）徙居內地弘農郡華陰縣（陝西東部），而免『邊人不得內移』之限制云云。上面所舉，均爲特例，固勿論矣。然亦可藉此

推知歸化之外國人，例皆安插於邊境附近，其居住內地，頗爲困難。

然此種限制，由東漢末而三國，迄乎西晉，乃次第弛緩，外國人之移住內地，亦漸自由。結果乃釀成永嘉之亂。

異族之雜居

據三國志卷二八鄧艾傳所載，魏嘉平三年（西紀二五一年），鄧艾奏請追放雜居內地之羌胡於邊外；又郭欽「於西晉武帝太康元年（西紀二八〇年），江統等」於惠帝元康九年（西紀二九九年），均上疏陳徙戎之急務。因郭欽及江統等之上疏，足知當時中國北部，羌胡之雜居，爲數不少。然迄漢後，戰亂連綿，人口因而減少，至西晉初，口數不及漢盛時十分之一。「是故西晉武帝，與其謂爲採納徙戎政策，寧謂爲採取招徠異族之方針。茲據資治通鑑所載武帝年間歸化內地之異族口數如下：

咸寧三年 西曆二七七年 諸胡二十萬口來降（西北雜虜，鮮卑，匈奴等。）

太康五年 二八四年 匈奴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

太康七年 二八六年 匈奴等胡十餘萬口詣雍州降

太康八年 二八七年 匈奴萬一千五百口來降

太康十年

二八九年

奚軻（夷種）男女十萬口來降

又檢晉書卷三武帝本紀，有『東夷八國歸化』（咸寧二年），『東夷二十九國歸化』（太康三年），及『東夷十一國內附』（太康十年）等記事，層見疊出，然因口數不明，故不列入前表。太康元年（二八〇年）之總人口約一千六百萬，是爲晉代之極盛期〔四〕，但此總人口中，判明爲前述武帝時代所歸化之異族，約占三十分之一。苟加算由東漢三國等時代既已雜居內地之匈奴、氐、羌及烏桓等族在內，則西晉時代雜居華北之異族人數，當更大於此數。是以江統所言『關中之人，百餘萬口，戎狄居半』云云，決非誇詞也。

迄乎南北朝時代，爲塞外民族占領中國大部分之時代，故外國人之移住內地，較爲自由，固不待言。當塞外民族君臨中原時，其取締外人之移住，固爲寬大，其中以南北朝及元代最爲自由，職是之故，外族之移住內地者，其數之多，亦爲歷代所罕見。如元初胡三省所言，隋唐後中國史上所見之人物，塞外種族之後裔，頗占多數。其風俗習慣，全然華化，變爲純粹之漢人，但苟溯其源，卽爲混雜血統之僞華人耳。

混血之僞華人 胡三省資治通鑑晉紀三十太元廿一年（三九六年）條注云：

『嗚呼！自隋以後，名稱于時者，代北之子孫，十居六七矣。氏族之辯，果何益哉？』

胡氏之憤慨，姑不具論，然其注意此事，則不能不謂爲聰敏。其十居六七云云，似有若干之誇張，然隋唐時代，塞外民族中，人物簇出，尤以鮮卑居多，是無可否認者。吾人他日苟有機會，擬具體的調查是項事實焉。南北朝時代，北狄東胡等族，頗多雜居於中國內地，迄乎隋唐宋元等時代，西域人之移住，益見衆多，故後世華人間，混雜西域人血統之僞華人，爲數必不少。

是故通觀近時之中國政界，其先祖爲異族者，爲數甚夥。例如清末盛倡國粹主義而官任軍機大臣之張之洞（張文襄）爲南皮（清屬直隸省，即今河北省）人，然南皮之張姓，即有烏桓後裔之嫌。

南皮張氏 五胡時代雜居中國之烏桓人，多稱張姓，其例不勝枚舉。張驥之子張超，據子南皮稱烏桓王，一時嘗獨立。^{〔三〕}至張之洞之先祖，是否爲烏桓之出身，則不便臆斷。

如今雖已自政界隱退，然在十餘年前，嘗任海軍總長而於清末軍政界占相當聲勢

之薩鎮冰氏，爲福州人。然福建之薩氏，乃卽元代移住中國之西域人之後裔，確然有據。福建薩氏純粹之中國人間，並無薩姓。薩姓始見于元代，然僅限西域出身者。例如元代有名之詩人薩都刺（薩天錫），卽爲其一。此人本爲答失蠻氏，換言之，卽伊斯蘭教徒。而福建之薩姓，爲西域人薩仲禮之後裔。薩仲禮爲元代福建之官吏，家居今閩侯縣（福州）。其子薩琅，以至孝聞名。薩琅之子薩琦，於明宣德五年（一四三〇年）及第進士，官至禮部侍郎。琦邃儒學，棄色目人之習俗，循朱子家禮。薩鎮冰爲閩侯縣人，故其爲薩琦之後裔，殆無疑焉。

又如兩年前（譯者按：此言民十三年，因是文成於民十五年五月）之奉直戰爭，曾爲馮玉祥之部將而一時嘗任熱河都統，最近爲開封國民軍司令之米振標氏，由其姓推之，其先祖似亦爲西域人，此例實不勝枚舉。總之，中國政界中異族混血子孫之出身者，爲數甚夥，是彰彰若揭者。然因中國關於姓氏或家譜等典籍，至爲不完全，故甚難闡明此等事實。中國學者固不待言，至如日本或西洋等學者，殆無人從事此方面之研究，實遺憾之至！

姓氏之淆亂

中國上古當實行家族制度而有階級制時，姓氏之區別，至爲嚴重。當時嘗視矯正姓氏爲行政上之一重要事。然由戰國迄秦漢，隨階級制度之崩壞，姓氏乃次第淆亂矣。至五胡南北朝時代，一方因塞外民族之雜居愈多，故其姓氏，亦愈爲淆亂。兼以後魏孝文帝，改鮮卑族之姓氏爲漢式〔一〕，而西魏宇文泰（北周文帝）適與此相反，對漢人門閥或功臣，賜稱蕃姓〔二〕，於是姓氏益爲淆亂。然通觀東晉南北朝時代，尤以華南爲盛，均實施九品中正法，而崇尚門閥之風，又復捲土重來，故甚尊重譜系。〔三〕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云：

『自隋唐而上，官有簿狀，家有譜系，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，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。歷代並有圖譜局，置郎令史，以掌之，仍用博通古今之儒，知撰譜事，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，則上之。官爲考定詳實，藏於祕閣，副在左右。若私書有濫，則糾之以官籍，官籍不及，則稽之以私書。此近古之制，以繩天下，使貴有常尊，賤有等威者也。所以人尚譜系之學，家藏譜系之書。』

所言頗得要領。